

在历史的伤痕前

一位日本教师的哀悼与和平之愿

记者 范家熔 文/摄

12月16日下午,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内安静肃穆。山崎妙圆在死难民众纪念碑前,缓缓跪下,双手合十,俯身叩首。这个季节的太阳穿过冷风,洒下了些许暖意。起身后,她低声念诵经文,持续了三分钟,随后用清晰的中文说道:“我对在日军侵华战争中逝去的所有生命表示哀悼,衷心祝愿你们安息……”

这是她时隔四年,再次踏上这片饱受创伤的土地。几天前,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。对这位在中国学习、工作已有十四年的日本教师而言,此次衢州之行,是一场时隔许久的会面,也是一次在特殊节点上沉重的凭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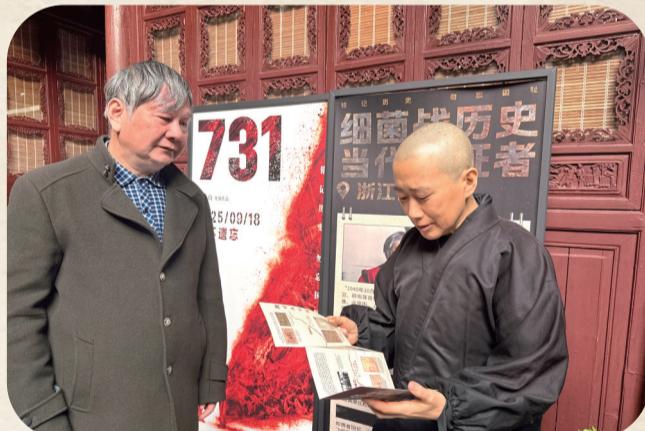
1

“不承认历史,怎能有和平”

陈列馆所在的位置,是1940年衢州首批细菌战遇难者黄廖氏的故居。山崎妙圆在馆长吴建平的陪同下,一面墙一面墙地仔细观看。

“不承认战争罪行,也不道歉,你说怎么可能得到我们中国人民的谅解?血海深仇,家破人亡,一家人死了一半……”吴建平指着墙上父亲吴世根的文字控诉部分,一边回忆,一边深深地叹气。“不说了,越说心里越难受。”他摆了摆手,声音低沉下去。

一边墙上的电视屏幕里,幸存者正在讲述当年的惨状。山崎妙圆停下脚步,静静地看着,双唇紧抿,眉头紧锁。“不能面对、不正视历史,怎么能带领国家向前发展?哪来的和平与安宁?”吴建平告诉山崎妙圆,只有像德国那样正视历史,才可能走向真正的和解。



山崎妙圆正在阅读陈列馆介绍册。



山崎妙圆在死难民众纪念碑前俯身哀悼。



吴建平馆长(图左)在向山崎妙圆(图右)讲述家族血泪史。

2

跨越国界的情谊与未及的告别

交谈中,山崎妙圆问起了曾多次拜访的叶赛舟奶奶。当得知老人已于今年去世时,她的震惊与悲伤溢于言表,一下子就红了眼眶。

2019年,她第一次来到衢州时,认识了叶赛舟夫妇。在她的记忆中,两位老人非常耐心、用心地讲述亲身经历,待她极其亲切。山崎妙圆离开后,仍与老人保持通信,也在2020年,准备撰写以“细菌战战火遗留问题中日民间合作研究”为主题的硕士论文时,带着同学一起,再次上门拜访二老。

“叶奶奶的思路和表达都非常清晰,每次都非常温柔地接待我,还给了我很多鼓励,我真的很感激。”山崎妙圆回忆,叶奶奶讲故事时,自己总会控制不住情绪,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听,二老就像对待孙女一样,笑着说她“孩子气”,叫她“好孩子”。

后来,为了撰写相关论文,需要核实一些历史细节时,山崎妙圆再次致信询问,结果收到了叶奶奶写来的一封厚厚的亲笔信,详细回答了她的问题,并再次讲述当年的故事。“我给她回信时写,‘对不起,又让您回想起这么痛苦的经历。’”山崎妙圆的内心充满了愧疚,这份超越国界与历史的温情,以及未能再见一面的遗憾,让她此刻的泪水难以抑制。

3

“尽己所能,直到最后”

山崎妙圆与这段沉重历史的连接,始于她的家族。今年49岁的她,曾在日本寺庙修行十四年。她的爷爷参加过侵华战争,却对此缄口不言,只对年幼的她说:“这么脏的事情,怎么可以跟你说?”她从奶奶与其他老兵零星的叙述中,拼凑出可怕的片段。后来,她抱着“作为我个人,现在能做的事,只有去受害地悼念”的想法,在周围人的不解中,于2013年来到中国。

她先是在宁波大学学习汉语,继而完成本科和硕士学业,如今在宁波一家教学机构担任日语教师。求学期间,她开始系统接触侵华日军暴行的历史,并跟随日本国内的和平团体走访南京、上海、杭州等地的纪念馆。

2018年,她第一次在活动中了解到浙江的细菌战历史,深受震动。因而自2019年起,她多次前往衢州等细菌战受害地调研、悼念,拜访受害者及其亲属,还通过吴馆长,向衢州本地的“烂脚病”患者捐款捐物。

谈及未来的计划,山崎妙圆表示,因父母年迈需要照料,她将结束在中国十四年的生活,返回日本。“明年可能还能再来一次,但再之后,就不好说了。”她的语气中带着不舍。

“我能做的有限,但哪怕能多让几个人知道,也是有意义的。”她坦言,即便回到日本,自己也会整理手头的资料,分享给更多日本年轻人,让他们了解真实的历史。在纪念碑前,她最后的祈愿超越了国界:“为一切在侵略战争、暴力中逝去的生命表示哀悼……衷心祝愿许多人能从无知与黑暗中觉醒,让所有人过上真正平安的日子。”